

温暖了一个秋,年尾,天终于冷了。当此时,沐浴房又闹猛起来了,老浴客们来的频率明显高了。老浴客相谈甚欢,免不了交流近况,除了健康状况,就是生活的滋润程度了。有浴客说,而今日子好过,主要看两点,健康过得去,收入也过得去,二者缺一不可。说起收入过得去,我便能想到浴客中的那些名人。

W画家,壮实的中等身材,圆脸,肤白,健谈,豪爽。十年前,我只是在桑拿间,听他打电话的口音,就知道他来自我曾经务农的皖西北,便有了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的沟通欲望,与他有了交流。他说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美术系,在皖西北某市中学教美术。十多年前某



虽然我曾许多次到访京都岚山,但多年前深秋那一次,至今仍清晰如昨。

那天,当我穿过岚山上的竹林小径,刚一到达周恩来总理诗碑时,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一阵急雨。我在雨中伫立,诵读着诗碑上镌刻的《雨中岚山》,感觉现实和诗境仿佛融为了一体。不知何人在诗碑的前后基座上各放置了一大束花,那画面与吉村孙三郎老人当年赠送给我的诗碑揭幕照片极其相似,令我不禁回忆起和吉村一家交往的点点滴滴。1986年1月,由于工作关系,我有幸结识了日中友好人士吉村孙三郎一家,吉村孙三郎时任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建立委员会委员长。后来我常驻日本东京工作期间,更是经常去京都吉村家拜访,和吉村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而每到京都,我照例会前往岚山拜谒周总理诗碑……

一阵风卷着枫叶刮来,打断了我的思绪。随着天色渐暗,雨借风势也越下越大,只见坐在旁边亭子里的一位老者站起身,缓步走到诗碑前,收起花束,放入手提袋内,准备下山。原来这两束花是他敬献于此的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走上前去和他攀谈起来。原来,他是京都本地人氏,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多年来,他几乎天天来此义务守护周总理诗碑。这让我想起1987年和2010年曾发生过日本右翼分子在诗碑上泼漆的恶劣事件。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。我试探地问他:“能和您一起合个影吗?”他用一口不算太流利的中文爽快回答:“什么都可以!”原来他还会说中文,真是不简单啊!他告诉我,他一直在坚持自学中文。接下来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 he 从手提袋里取出一张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,郑重地递到我的手里,示意我手持照片拍照。我双手接过这张放大后又被精心加上保护塑膜的珍贵照片,和他一起在诗碑前合影留念。

临别之际,他又在手提袋里摸索着拿出一个塑封的书签赠送我,书签里面夹着两枚漂亮的岚山红叶,封面上用中文写着“明天会更好”五个醒目的红字,落款“雨中岚山”。这是一份寄托着美好祝愿的礼物。此时,我觉得他那个手提袋简直就是个百宝囊,真不知道里面还装着什么宝物。归途经过桂川上的渡月桥时,忍不住凭栏回望岚山,恰在此时,我惊讶地发现,一线阳光穿云出,在氤氲的雨雾中折射后形成万道霞光倾泻而下的壮观景象。目睹这一气象奇观,回想着雨中岚山的这段奇妙邂逅,我对周总理诗中最后那句“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,真愈觉姣妍”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——阳光从未消失,它始终在那里,由那些普通而坚韧的人们守护着。

外婆性格很特别,她有很多自己的玩笑话和说法。小时候到外婆家玩,在桌边每坐一段时间她就要拉我起来休息一段,活动筋骨。她教我把手两手臂都举高,像时钟的分针和秒针那样,她说这是十点十分。我惊奇于她的脑洞,每次都会模仿时钟指针继续往后走,手臂笔直地转圈,嘴里喊着:滴答滴答,滴答滴答。外婆也会被我逗笑,和我一起玩模仿。外婆家的电视似乎有比别的电视机好多多的动画片,每次到外婆家我就看得

## 养育

我们当时互留了手机号,说,老乡要多联系,但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不过,现在网上搜他的名字,能看到关联着他的仍然红火着的公司等信息。

下面说说G老板。我曾写《搓背师老徐》一文,提到老徐落难时收留他的这位G老板。他原来从事与电气相关的工作,退休前,随公司去大洋彼岸访问,在那里,第一次看到将桶装水倒置在饮水机上的新设备,顿来灵感:桶装水,工艺简单,造饮水机也不难,这些在大陆当年属新事物,市场前景光明。回到上海后,他就着手研制饮水机,一炮而红。退休后,成立了独资公司,饮水机委托宁波的一家电器厂生产,他们公司包销产品,并做售后服务。而今,生意仍然红火着。

G老板在八十岁前,曾遭遇过一场大病,行走极为不便,某次发病,在救护车上,曾嘱家人“准备后事”。但奇迹发生了。在医院,遇到当日值班的全国顶级专家,经检查,困扰他几年的腰腿痛与腰腿无关,是某个泌尿系统的肿瘤压迫神经所致。经手术并服药后,G老板很快恢复了健康,行走自如。他对我说,是那位专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经此一劫,他格外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一切。

最后说说我的同龄人老L。山东大汉,身材魁梧,浓眉大眼。我在混堂常碰到他,有聊不完的话。他初中肄业,进了港口装卸行业,当了码头工人,主要装卸粮食。当年机械化程度低,稻、麦、豆等被装在麻袋里,纯靠人力,一包包地背着装上、卸下,很辛苦。但他身强体壮且舍得下力气,很快就被提升为组长。当了组长后,他又提出开展“劳动竞赛”,对优胜者进行物质奖励等合理化建议,被整个码头采纳,从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,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他又被提拔

## 重量

朱锁成

承载爱的深情,月色的柔美或忧郁。承载草原的墨绿,山的凝重,黄河的苦难。承载泪承载诗,承载黑夜与寂寞。一张纸或者是孤独的,默默无闻。一张纸在行走。一张薄薄的纸,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,很轻很轻,又很重很重……

停不下来。外公在沙发上摇着扇子陪我一起看,这时候外婆就会在厨房里洗一些水果给我吃。外公笑起来憨憨的,也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不过为什么最近几年显出了沧桑呢?

午后外公会放下躺椅睡三刻钟左右午觉。那段时间里外婆就坐过来陪我一起看吵吵闹闹的动画片,问我要不要也睡觉。儿童都精力旺盛,我每每都说不要睡。卧室窗外午后阳光暖暖,窗台上有外公种的杜鹃花。也可能不是杜鹃花吧,只记得红色和明黄相间,颜色明亮得有些笨拙,像外公一样。

## 黄金时刻

王琼

运气格外好,没等几分钟就驶来了一辆无轨电车。车上人不算多,望了一圈,低头看手机的乘客寥寥无几,只听得几位上海老阿姨,操着一口软糯的沪语,天南海北地聊。我坐在单独的一个座位上,阳光刚好从玻璃窗上斜洒进来,暖洋洋的。来上海很多年了,这竟是我第一次坐无轨电车。“铛铛铛”的声音时不时响起,清脆的节奏让人不禁恍惚,仿佛跟着这百年电车穿越到了旧时光里。车子不疾不徐地前进,两边的建筑刻着时代的印记,慢慢往后退。街边老房子的外墙上支着一根根“龙门架”,杆上晒满了被子和衣服。犹记当初租房时,初见这物件的惊讶。可能是为了充分接受阳光和自然风,抑或是为了扩大晾晒空间。入乡随俗,我曾经也买过这样的杆子,和室友两个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铺上了被子,再合力抬起45度角伸出去,折腾得气喘吁吁。待到傍晚收被子时,又是一番大汗淋漓的忙活。从此,杆子便被闲置下来,留给下一任租客使用了。

路口经过一个学校。穿着校服的孩子,在操场上自由地打球嬉戏,脸蛋被阳光照着,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气息。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,那些课间解題的瞬间,那些为梦想奋斗的日子,在不惑之年的此刻格外让人怀念。年少的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用想,看似无忧无虑,但是他们也要时不时为考试发愁,也会有不经意的迷茫。他们会遇到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,就像我们一样,然后学着逃离或者接受。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生活。

车厢里的时光缓缓流淌,我忽然少了以往挤地铁的焦急心境,开始沉下心来享受这段旅程。道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落了一地,应该会有人踩上去,为听到那“沙沙”作响的声音而开心吧。目的地到了,那处声名在外的银杏大道。目之所及,一片金黄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在挑选最佳机位,只为将这一片金黄定格。这一刻,应该没人会在意生活的匆匆忙忙,或者工位上需要完成的报表吧?我也踩着地上的叶子,听那“沙沙”的声音,满心欢喜。有位爷叔看我举起手机,戏谑道:“看,这满地的,可都是‘黄金’呀!”

心头一颤。是呀,此刻内心所有的平静和满足,此刻这片美好,不正是生活中珍贵的“黄金时刻”吗?

为副队长,带着一二百人工作在一线。

也是机缘巧合,为加强港口安全等工作所需,港口公安部门在港口系统招聘一批警察。老L被相中了。在岗前培训中,擒拿格斗、射击、驾驶等各项技能,门门优秀,很快适应了工作,且做得很好。他告诉我,当警察,虽然辛苦,但也蛮有成就感。退休后,经常在各地旅游,或到远郊养生,回浦东时,就经常到混堂桑拿。

顺便说一下,老L是

一张纸似乎是轻的。一张薄薄的纸,甚至难以承受水的侵蚀。一张纸又是重的,能承载历史的澎湃与血雨腥风。

承载爱的深情,月色的柔美或忧郁。承载草原的墨绿,山的凝重,黄河的苦难。承载泪承载诗,承载黑夜与寂寞。一张纸或者是孤独的,默默无闻。一张纸在行走。一张薄薄的纸,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,很轻很轻,又很重很重……

很久没有坐公交车,习惯了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被挤得没心气。这天心念一动,舍了地铁,坐公交车抵达想去的地方。

路口经过一个学校。穿着校服的孩子,在操场上自由地打球嬉戏,脸蛋被阳光照着,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气息。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,那些课间解題的瞬间,那些为梦想奋斗的日子,在不惑之年的此刻格外让人怀念。年少的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用想,看似无忧无虑,但是他们也要时不时为考试发愁,也会有不经意的迷茫。他们会遇到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,就像我们一样,然后学着逃离或者接受。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生活。

车厢里的时光缓缓流淌,我忽然少了以往挤地铁的焦急心境,开始沉下心来享受这段旅程。道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落了一地,应该会有人踩上去,为听到那“沙沙”作响的声音而开心吧。目的地到了,那处声名在外的银杏大道。目之所及,一片金黄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在挑选最佳机位,只为将这一片金黄定格。这一刻,应该没人会在意生活的匆匆忙忙,或者工位上需要完成的报表吧?我也踩着地上的叶子,听那“沙沙”的声音,满心欢喜。有位爷叔看我举起手机,戏谑道:“看,这满地的,可都是‘黄金’呀!”

心头一颤。是呀,此刻内心所有的平静和满足,此刻这片美好,不正是生活中珍贵的“黄金时刻”吗?

能人,也是狠人。我看到他们牙旁缺失了几颗牙齿,就问他是去医院打了麻药拔掉的吗?他说,牙齿松动了去医院干什么,自己用力拔掉就行了。听罢,我只有佩服。

浴客中,五行八作,各色人等皆有,能人辈出。限于篇幅,就说这些了。不过,他们都有一些共性,亲爱的读者,你看出了否?



冬季恋歌

侯伟荣摄

近日,专研嘉定地方史的朋友小林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则珍贵史料——著名报人邹韬奋撰写的《潘老太太与嘉定老中医》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一众学者专家立刻掀起了一场热烈而深入的讨论。

此文发表在1929年3月31日出版的《生活》周刊上,记述的是民国报人潘公弼亲口讲述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。他回忆,其祖母在七十三岁时,腹部突生一“如碗大”的瘤,疼痛剧烈,送至上海某著名西医院后,医生断言:此病非手术不可,然患者年高体弱,无法承受开刀,故“无救”,只能“待其溃烂,直至烂完而亡”。面对“死刑判决”,潘家在绝望之际,转而求助中医,遂从家乡嘉定请来名医“朱舜初”。这位医生仅用手一摸,便断言:“此病可医,但恐终身不能闭口。”随即取出形似“扞脚刀”的小刀,在瘤体中央刺入三四寸,再以小绳将药捻送入创口,外贴一帖寻常膏药。次日,巨瘤竟完全消失!后续换药三四次后,朱医生便宣布“病已好,不必再治”。唯一后遗症是创口十年未愈,偶有黄水渗出,但对健康毫无影响。十年后,创口自然闭合。至邹韬奋撰文时,老太太已八十三岁,依然健在。

我们这个群里云集了嘉定方泰黄墙朱氏世医嫡传、华东医院推拿科主任朱鼎成教授,“中医司令”吕炳奎之子吕嘉卫先生,嘉定地方史权威陶继明老师以及多位地方志研究专家,他们对嘉定中医史的考辨,素来严谨,结论几可定谳。然而,经多方查证——翻阅嘉定地方志、医史文献,乃至朱氏家族谱牒,竟无“朱舜初”之名。这个朱舜初究竟是何方高人呢? AI给出的答案是“浦东名医”“朱氏内科”等,实际上,经小林查证,浦东医史并无其人,朱鼎成教授判定AI是“一本正经地胡说”。众人转而从语音首韵入手——在嘉定方言中,“舜”与“巽”同音,皆读作“shēng”(近似“生”音),极易混淆,因此,“朱巽初”在口耳相传中被误记为“朱舜初”,实属情理之中。朱教授进一步考证:邹韬奋文章发表于1929年,朱维伟(字巽初)行医至1927年逝世,时间吻合;潘老太太患病在七十三岁,若八十三岁仍在世,则事件发生时间应在1919年前后,正值朱巽初晚年行医高峰期。陶继明老师亦指出,邹韬奋信息来源为潘公弼口述,距事件发生仅十余年,记忆尚清晰,史实很清楚,但经转述后出现音误,很为常见。由此,朱教授大胆推测:“朱舜初”实为“朱巽初”之误,其实就是嘉定名医朱维伟。

此说一出,群内纷纷认同,一场跨越近百年的名字之谜,终得澄清:“朱舜初”或许从未存在,但“朱巽初”的医术与仁心,却真实地改变了一位老人的命运,也悄然改写了我们对一段医学史的认知。

一段尘封的史料,完善了关于一位名医的研究,何其有幸;然而一个因方言音近而被误写的名字,竟让一位嘉定名医的功绩沉埋近百年,也不免令人感叹。或许,历史的真相就藏在这些细微的误差之中。那些因方言之误、笔录之疏而沉埋的细节,需要我们仔细拂去尘埃——这是一次迟到的正名,更是一场穿越百年的致敬:致敬那些手持“扞脚刀”、用一贴膏药挽回生命的良医!



外婆应该挺失望挺难过的,她却只是一边继续在不确定多久会有回音的微信背后输送她的挂怀,一边继续隔三岔五给我做好吃的,派外公送来。外公送到门口,却不肯进门,不让妈妈叫我,只让我多花时间好好学习。

十点十分,我看到桌面的时钟。童年时光又在闪回。我嬉笑着模仿的小小身影在一旁电视的动画中摇晃,模糊却又清晰。画面的延伸是外婆月牙形的笑眼和不曾变白的浓密短发。周末,就去看外公外婆吧。

## 七夕会